

· 修订本 ·



FROM EAST TO WEST

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

走向世界丛书

● 钟叔河编

曾纪泽：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岳麓书社出版

走向世界丛书

曾纪泽：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王杰成 标点

钟叔河编
岳麓书社



曾纪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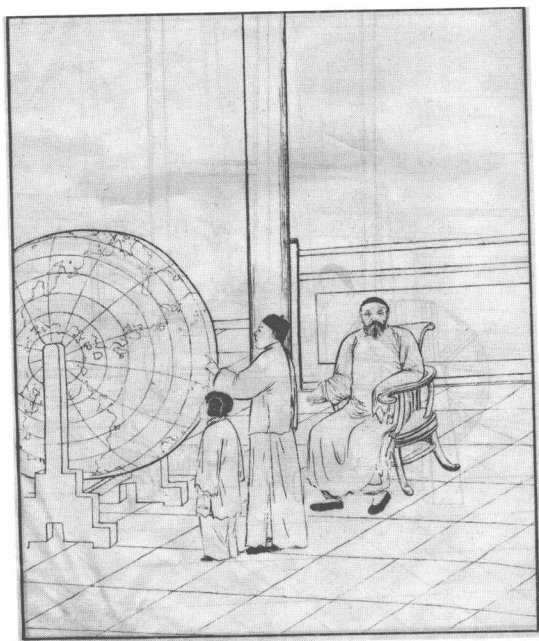


英国画家为曾纪泽
所作的铜版画像



曾纪泽在伦敦使馆

曾国藩像，此为曾氏生平所
摄之唯一照片



青年时之曾纪泽在两江
总督署内看地球仪。图
中坐者为其父国藩，幼
女为其妹纪芬。本图原
载曾纪芬《崇德老人自
订年谱》



丁冠西先生雨乞 承裝教務侯曹記澤勅開甫紳手

To combine the realms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Only the sage's disciple who is can.

Universe to be included in knowledge, all men are should,

But only the wise man who is could.

I have heard Doctor enough to compiled the branches of science,

And the books of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ll to be experience,

Chosen the deeply learning to deliberated me at right,

Take off the jewel by side of the dragons it as your might.

in cto for P. Martin.

made by Marquis H. T. Tsengshan of Tsing

中西合璧詩一章奉贈



學究三才聖者徒
識萬有為通儒
聞君龍吟中下術
雙取驪珠



曾紀澤用中英兩種文字書贈 W.A.Martin 的诗扇

曾惠敏公日記



聖訓

西太后問你打算那日起身

東太后亦同問

對臣

因公私諸事須在上海料理齊備須早出

都現擬九月初四日啟程

問走天津不走

對

須從天津經過

且須耽擱十來日與李鴻章商量諸事

旨李鴻章熟悉洋務

你可與他將諸事細細討論

對

是問上海有耽擱否

對

出洋路遠應辦諸事應帶諸物均應在上海料理清楚又

臣

攜帶隨行人員亦須到上海乃能派定所以上海耽擱較久大約須住

一箇多月

問你攜帶人員到上海再奏否

對

臣攜帶人員有

從京城同行者有從外省調派者其外省調派之員能去不能

江南機器製造總局
光緒癸巳（十九
年）刊本《曾惠敏
公日記》書影

二十九日偕康侯謁堂至外部見尙書吉爾斯駐華公使布策
福外部總辦梅尼廓福吉爾斯面冷詞橫始言約不可改繼言
各國訂約誠有商改之事惟未經商改卽罪其全權之使增兵
設防有意尋衅等語雖良久最後乃允代奏國君請示早遞

國書

七月十三日偕康侯日意格夏干塔木庵往俄都西鄉彼德爾
火福游觀俄皇避暑行宮在焉窮奢極麗無從描寫英法宮殿
所不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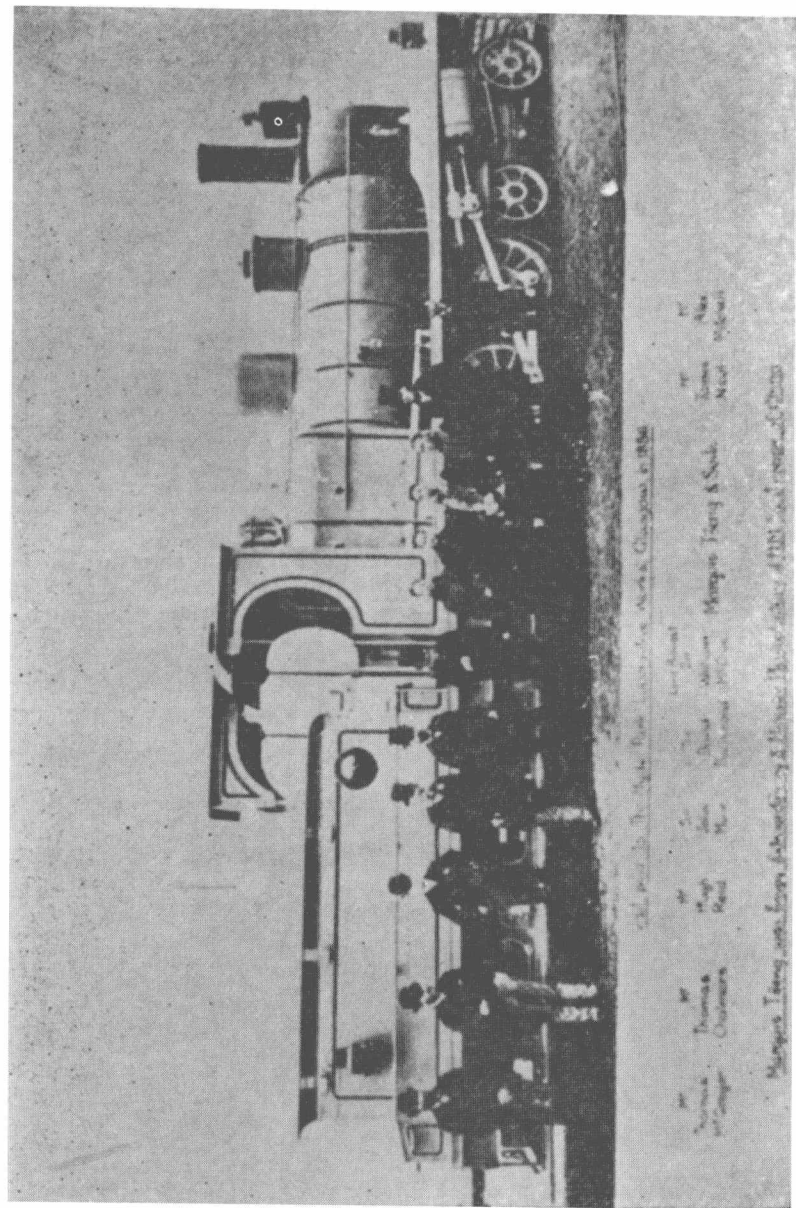
十七日偕康侯謁堂公服齋 國書至俄皇薩思克行宮之朝
房坐半時許禮官奉俄皇命設宴相款席散偕禮官暨余從官

同入殿廷進見三鞠躬而前手捧 國書宣讀誦詞俄皇受書
答詞皆孟第傳譯俄皇因問崇使開釋邊界各案奏結詞色甚
悅退入閣中禮畢禮官引余與從官出申初回署

通行刊本《曾惠敏公日記》刪節極多。請將刊本（光緒六年六
月）二十九日、（七月）十七日的文字和下頁曾氏手寫日記相比
較。日記原稿現在台灣

出京小札云唐信云久坐京小祝不能
 廿九日居起名食食浦其甚久因自末一清小村一清信原
 信寓寺木庵冬主召外郎兄老苦吉尔期醉舞其信市
 策德外郎施施校走廊施德博者主第同屋吉吉期面
 於词機始主信不可改機則唐云久國訂的誠有為政之
 子信主信有改即眾共食推主信博丹召防有吉石餅
 華信信信良久最信乃允代其國老信主主信信主
 中第二到市主信信口主信發信極久極信普電報招
 署九五字自偏碼神主心時斷信信久振片稿一什公史

右为光绪六年六月廿九日日记手稿，左为同年七月十七日日记手稿，均只拍摄一面。照片下角数字为影印本页码



曾纪泽在欧洲参观铁路机车工厂

修订重版前言□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本，是一九八零年八月印行的，一九八六年二月印成了已出三十六种的最后一本，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走向世界”看来仍须努力。

现在，岳麓书社终于决定重印这部丛书了。

作为丛书的编者和各书叙论的作者，我一直是希望丛书能够重印的，尤其是近两年来遇到了下面三件事之后。

第一件事是，零六年元月六日，《新京报》约了一百个人各写一则短文，介绍他去年最爱读的一本新书，有个人没有介绍新书，介绍的却是二十年前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此人名陆建德，是剑桥的博士、社科院的研究员，他举张德彝所述伦敦一车夫因鞭打马匹过甚被罚款并监禁一月为例，说“丛书所收著作，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开了国人的眼界，同时又让读者意识到，身边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其实都是值得关注和检讨的。时至今日，这套丛书读来，依然具有让人不安的力量”。

我并不识陆君，《新京报》也是偶然看到的，看后却不能不佩服陆君之善读。人们读书，或求充实，或求愉悦，都无可厚非，但能从书中感受到“让人不安的力量”者盖鲜。《走向世界丛书》的作者未必都有郭嵩焘那样的深刻见解和梁启超那样的著名文笔，如张德彝者无非一同文馆出身的平凡外交官，但他亦有一特长，便是在外国看得多，记得细，连伦敦车夫鞭马过甚被罚这样的小事都记了下来。但能从此类记述中看出普世的价值，看到全球文明的愿景，联想起此时此地活取熊胆踏死小猫之类行径，从而感到不安，这不安便不会不成为“走向世界”的催化剂。陆君在这里用上了“力量”一词，真会有会心，令我佩服。

《走向世界丛书》本不是什么供人们消遣的书，但像陆君这样不怕思想不安的人总还会有，而旧书难得，听说在网上已经卖到上百元几百元一册，则重印自不可缓了。

第二件事是，零七年夏天，岳麓书社杨君托人带来一篇海外出版的史学论文，论文的作者王尔敏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过去编《走向世界丛书》时，我曾向他请教，获益良多，又蒙惠寄著作多种，我也寄过书给他，但久已不通音问。这篇题为《总理衙门命使试探：斌椿之游访欧洲》的长篇论文，引言部分一开头便提到了《走向世界丛书》，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陆对外开放新路初露声光，而学界出版界领先风气，立即有不少重要史乘史料问世，最具卓识远见者为岳麓书社某某所主编之《走向世界丛书》……相赠鄙人，为时已有二十年矣，不但感其厚爱，且深感其启我茫昧，导以明灯。”接下来又说：

“当代中国政治，已是在加速对外开放，有一日千里之势。我相信某某真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爱国学者，足当称为时代先知。……在此类史料上言，我原不陌生，但结合国家动向而展望未来，实在敬服某某的有心与用心，以启迪国人扩大视野，面对世界演变之新局。我当笃实的走历史学家之路，要步趋某某的研究前轨，从外交史论域探索十九世纪官绅所做的努力。”

王君对中国“走向世界”的成绩，尤其是对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恐怕都估计过高了，但从他的论文中，确实看得出《走向世界丛书》对海外学人的影响。“走向世界”本来就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交流过程，为了使这种交流继续下去，丛书似乎也有重印的必要。

第三件事是，今年年初，偶往书市巡阅，忽见《走向世界丛书》所收的薛福成、张德彝诸人著作，有不少都被某出版社翻印了。是的，翻印，我说他们是明目张胆的翻印。薛、张诸人虽然死在七十年前，他们的著作谁都可以印，但我还没有死，我的标点分段，改错加注，还有大量的边批，这些都是诸人原著所无，按政策法规的规定，“编辑版权”都是另有归属的呀！

当然，对方可以辩说，错字你能改，我也能改；分段你可以这样分，我也可以这样分嘛。但原本没有的文字，完全是我撰写的，别人总不能一字不易地照抄吧？还有岳麓版因误排失校形成的错字，也一字不易地照错，这又作何辩解呢？

我这样说，好像有点“违法必究”的样子，其实反躬自审，丛书未能及时重印，也是翻印者这样做的客观原因之一，因为读者有需要，出书有市场嘛。于是，从书市回来，我就拨通了有关的电话。

这次我所表示的希望，终于得到了湖南出版集团和岳麓书社负责人的理解和回应，《走向世界丛书》的重印终于启动了，无论如何，这总是令人高兴的事，虽然晚是晚了一点。

愿《走向世界丛书》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思考，能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钟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附记】 一九八三年以前，我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丛书在该社出版过二十册，多系单行本。八四年我调岳麓书社（数年后即离开了），丛书随我转到该社，又印行了三十六种（含湖南人民出版社前出各种），合订十大册。此次再版重印，各书叙论都作了修订。

总目

修订重版前言	1
总序	1
凡例	5
钟叔河：曾纪泽在外交上的贡献	11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47
索引与简释	985

总序□

人们常说，今日之世界，乃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喷气式客机的时代，地球之上各地之间的距离，确实好像越来越短，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Pausanias《希腊纪事》）。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康熙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信的资料，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

古代人的
海外奇谈

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像叙说伟大的发明家和著作家一样，将永远铭记着张骞、玄奘、马可·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也就是它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同外界隔绝的古老国家。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人们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这个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异国隔离开了。

鸦片战争
打开国门

过去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社会里度过了上千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守旧派的办法是把脑袋钻进沙子里学鸵鸟，像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就是这个徐桐，在庚子年间焚香叩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他自己的老命却白白送掉了。而林则徐和魏源则不同，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对付

林则徐和
魏源